

九一八事變真相

東北問題研究會





A541 212 0016 2600B

九一八事變真相

- 一·日本之侵略野心·
- 二·九一八前，日本之布置與挑戰行爲·
- 三·九一八事變情形·
- 四·九一八事變之責任·
- 五·九一八事變，西人及日人學者之觀察·
- 六·九一八事變之西人新聞輿論·
- 七·中國不抵抗之意義·
- 八·九一八，日本之暴行，與樹立新政權·



200622

一·日本之侵略野心

吾人尙記得日本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田中義一召開東方會議的結果，奏請日皇裁可之奏章內云：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之東亞爲日本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竊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既然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及征服支那全土，使異服之南洋中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服我，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尙未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

據此可知日本之侵佔東北，其野心不祇侵佔東北已也，更欲侵佔全中國，亦不祇侵佔全中國已也，更欲征服全世界，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佔領長春之日軍，竟高張倭幟，大書獨步五洲等字樣，其野心勃勃，逼人咄咄，其目中尙有其他民族乎？九一八事件非東北單純問題，而爲中國整個的問題，亦非中國單純問題，乃全世界問題

，故六十年來，日本積極侵略東北，不遺餘力，其方式約分武力，政治，經濟，文化，殖民，等政策，而日人之最努力者，即爲東北鐵路敷設權，及土地使用權之攫取，觀於日軍佔領遼吉後，急派兵強修吉會路，強行土地所有權即知其用心也。

日人每向世界高唱滿洲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調曲，實則極力排斥其他國家之染指，對俄美對英尤甚。倘使東北被其永遠佔領，吾人相信，非獨中國之危機，蘇俄之遠東國防上及美英在遠東的經濟勢力，必受絕大影響，太平洋上之霸權，必爲日本所獨占，然則世界人應如何制止日本征服全世界之野心，以保持全世界之和平耶？

一·九一八前，日本之布置，與挑戰行爲。

日本軍部，不滿意其政府之軍縮政策，遂欲以任何口實，煽動其國民，俾認識軍部之重要性，乃藉口滿蒙懸案之解決，必須以武力行之，因此，自一九三一年三月以降，日日鼓吹。

六月頃，日本陸軍雜誌出版本部之偕行社，頒發秘冊，題爲「滿蒙懸案與吾等軍人之覺悟」內容力主以武力侵略滿蒙，凡係軍官，均各分一冊。

八月四日，陸相南次郎，竟於東京招集全國師長及各軍司令官會議席上，公然宣講欲解決滿蒙懸案，非下最後決心不可，望各軍事長官努力準備云云，當時日本各新聞均有詳細記載。

八月十七日，宣佈中村事件，極力挑發敵愾心。

八月三十一日，在鄉軍人會，軍官三百餘，會於奈良，一致議決，強硬反對軍縮，及用武力解決滿蒙懸案。

九月二日，陸相於東京陸軍戶山(Toyama)學校召集在東京附近之將官五百餘人，訓

以擴張國防，及對軍縮之必要，及宣傳應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

查類似此等行爲，不一而足，其後以中村事件，爲其激發輿論之絕好口實，肆行僞宣傳，藉行其陰謀，凡此種種，皆日本軍部最高當局，指使，計畫而成之者，至於滿蒙懸案，多爲日人之違約違法者，而中村事件，更爲其陰謀之暴露，此二者另詳別文，本章不再記述。

九月十五日·關東軍遂動員北上，開始其預定計畫之行動矣。

先是，日本欲藉口所謂中村事件實行其腹案，奈華方維護和平，不欲以武力周旋，乃誠意接受日方之要求，日方知計不售，乃自爆其鐵路。藉爲發端之口實，事變前日本各新聞記事，多詳記其計畫的情形，可覆按也，（茲舉其數例如次）。

報知新聞

九月八日，午前定例閣議，南陸相對中村案，除將軍部搜集之情報，報告外，並云我方除根據國際慣例，講究武力報復手段外，別無他策。

九月八日又記·南陸軍大臣，自大阪歸京，於東京驛發表談話云，「對中村事件，

我已抱定最後之意見，要之，視國民總意如何耳，如國民總意所向，雖至如何地步，我已有所準備」。

東京朝日新聞記事

九月十二日・題爲報復手段協議，土肥原特務機關長十一日午前十時半，在陸軍省內，次官室，與二宮參謀次長，杉山次官，永田軍事課長，會見，由土肥原詳細報告中村事件，並陳述報復方策後，擬議二小時，審議具體的報復方法，午後一時散會，同日夕刻土肥原大佐，復與金谷參謀總長會見，陳述具體的報復方法，備總長之諮詢，陸軍中央部呈緊張狀態矣。

九月十二日，題爲強硬意見已一致，外務省，（外交部）栗原文書，三谷人事，佐久間電信各課長，陸軍省之永田軍事課長外各課長，高級課員級，參謀本部之東條第一，渡第五課長以下，班長級，海軍省之高橋高級副官，澤本軍務局第一譯長以下，軍令部之野田，近藤各課長以下主任級等二十餘名十一日午後七時，會於木挽町竹葉屋，懇談滿蒙懸案及中村事件，十時散會，結果，認除行使實力外，無他策。

九月十三日·題爲「對華問題重大化，若槻首相，今日訪西園寺公，南陸相先首相而往報告軍部之意向」，訪問後，若槻發表談話云·「中村大尉事件，期使萬無遺憾」·南陸相談話云，滿蒙諸懸案，宜求根本解決，中村事件，不過其一象徵·

九月十五日·題爲土肥原急行歸奉，內記因中村事件，接軍部招電，十日來京之士肥原，與陸軍部，參謀本部之首腦者及外務省當局會見，陳述報告及意見，更與軍部重要協議之結果，受陸軍方面大體方針之指示，十四日夜，急行返奉，傳達軍部指示於本莊關東軍司令官·

(故對於中國採用武力，解決懸案，蓋於此時，早已決定其方策矣)·

九月十三日記事云，日本出席國聯代表芳澤大使，於九日國聯會席上，說明「國家自衛權之保留，與聯盟規約及非戰公約，調和而不相背」其用語及地名國名，已明示滿洲將有軍事行動之企圖意味矣·

中國代表施肇基於十一日總會，曾以此意之隱密揭明，并要求各國對此加以預防及制裁，否則不戰條約將成空文等情，與以說明·

此外關東軍於事變之前，聲稱演習，向奉天方面集中，然演習中，實彈攜行，爲各國罕見，日本在滿砲兵團，係駐距奉天南方八十英里之海城，而事變當時，既實施砲兵之實彈射擊，並能於暗夜中，命中目標，足見其砲兵於晝間早已進入陣地，完成射擊準備者也。

據步兵第七旅長之報告及各方之調查，得悉事變前，於現地之佈置，及挑釁之概要

如次。

1 約在八月二十六七日由日本內地運到航空機三十餘架，野戰重砲二十餘門控置於南滿路渾河車站。

2 八月二十七八日據第七旅六百二十團一營便衣偵探報告，日軍部曾發給瀋陽之日韓居民槍械。

3 九月一二兩日，在鐵嶺遼陽間之南滿鐵路兩側，構築各個射之掩體。

4 九月二三日起，日軍終日在北大營附近之旺官屯，關帝廟前後，老瓜堡子等處施行野外演習。

日軍在中國邊境附近之演習



九月四五日頃，更作包圍東北兵工廠之演習，並作大規模包圍瀋陽城之攻擊演習

5. 九月四五日，於奉天日本鐵路佔用地內各工廠，仿造步兵第七旅之軍服二千餘套

6. 九月初旬頃，日本浪人，朝鮮流氓，時至我國各機關，偵探內幕，如長官公署，糧秣廠，兵工廠，財實各廳，均有其木屐草履之足跡。

7. 向步兵七旅挑釁，九月十日至十二日頃，時有日軍三五名，屢向營內窺探一切。

8. 九月十八日夜十時許，據七旅六百二十一團三營衛兵報告，營西有日本輕便壓道車數輛，停於鐵道上，有多數之日兵降下。

其餘到處示威挑戰之舉，不一而足，均經華人力行避免，始獲少安一時者也，詳審其種種挑釁行爲及佈置，任何人，均知此次事變，係日本之計畫的行爲也。

三·九一八事變之經過情形

(榮參謀長報告)

1 信號 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時許，瀋陽東北方向，忽聞爆發聲音，全城地爲之震，此即日軍自己炸破其南滿本綫柳河溝附近鐵道之工作也，繼而砲聲續起，槍聲更烈，其實日軍於事前，已將其暴動之軍隊，處置妥當，各向指定地點，取包圍式，一聞此信號，即開始軍事行動矣。

2 報告張副司令 信號聲音爆發後，余(榮臻自稱)即電話詢問各方，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日軍行動任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鎮靜，故全城商民軍政各界，均無抵抗行爲。

3 與日領交涉情形 當砲聲起時，余即電請臧主席派員向日本領事詢問，日軍此舉，是何用意，據云，該館亦正向該國駐瀋軍事方面詢問中，現時不能答覆，嗣又通告日領，望於五分鐘內答覆日軍行動真意，逾時，將由我方通告各國領事，不能負保護外僑之責，日領請再容五分鐘答覆，但經過一小時，未得答覆，彼時日軍已佔領商埠地，攻入小西關，處處奪掠，不可遏止，又用電話催問日領，答云，軍人行動，領事無權限制，只好請其軍事當局，設法制止，故華方即將日軍情形，通告各國領事，至十九日上午二時，各關已被日軍佔領，當又由交涉員轉詢他國領事，均揣度云，日軍決不敢入城，但至三時後，日軍即攻小西門及西南城角，登牆開始射擊入城矣。

4 佔領商埠地及西關之大砲聲 十八日夜十一時許，日站有汽笛聲長鳴，於是日軍攻擊北大營更烈，而日站亦發野砲，向瀋陽城東兵工廠，及山咀子講武堂，北大營及無綫電台，彈藥庫一帶射擊，同時日軍亦侵入商埠地，槍聲大作，依次將大小西邊門各警察所佔領，各警士被殺傷者甚衆，雖我方不抵抗，而其槍砲聲仍不稍停。

5 攻擊小西門及開城 十九日早二時，又有重砲聲，自西關高台廟滿鐵倉庫附近發射，城內居民頗爲警駭，繼而大小西關槍聲四起，北大營之火力亦甚烈，蓋日軍以華方不抵抗，瀋陽垂手可得，遂近逼城下，至四時天將拂曉，日軍竟由城西南角牆壞處登牆入城，以機關槍掃射，遂將無綫電台佔領。

6 電信不通 當日軍佔領無綫電台時，所有電報及長途電話等，已被破壞不通，瀋陽對外消息，完全斷絕，余不得已，乃用小型無綫電機，將電發出。

7 日軍攻擊北大營之經過 十八日晚十時許，日軍聞信號後，由營垣西北角，向第六二一團各營院內進攻，移時，卽以手槍手榴彈等任意放擲，傷亡頗衆，十一時，日軍將該團第一營之營房舉火焚燬，十一時三十分，日軍由營垣西南隅躍進，並以砲火連續射擊，迄至十九日早二時許，日軍以大部，由營垣西南北三面進佔營堤，同時第六二零團之院內，均有日兵衝入射擊，移時第七旅旅部，及第六一九團附近，均有日軍以機槍射擊及手榴彈投擲，因不准抵抗，相繼避退，一時呈混亂狀態，並各特種部隊人員，紛紛向東避退，至四時，第七旅尚有第六二零團王團長鐵漢，

督屬收容，以一部掩護，及至七時三十分，該團破出重圍，繼續向東山咀子撤退，此時日軍見第七旅退去，則繼續縱火焚燒營房，竟日未絕。

8 佔領邊防公署，及軍民各機關 十九日早六時三十分，日軍一排約三十餘，由小西門入城，由指揮者抄搜帥府及邊防軍公署，未幾有步兵及裝甲車相繼入城，佔領東三省官銀號，中交邊業各銀行，及遼寧省政府等處。

9 屠殺警察及民衆，並搜查民宅，當時商埠地及工業區大小西關各地警察，及無動作之居民，被殺者甚衆，前口北鎮守使韓雲鵬，卽於此時，在凌格店前遇難，至北大營傷亡之華方官兵，更不下數百名焉，日軍既已佔領瀋陽，遂向當局者各私邸，施行嚴密搜查，將貴重物品，席捲一空，並有擄去老幼人口者。

10 佔領兵工廠及航空處等 兵工廠，糧秣廠，航空處，並各倉庫，彈藥庫，講武堂本校，及各班隊，均於十九日午前八時至九時，先後佔領，同時長春，營口，安東，及安奉沿線，亦均被日軍佔領。

11 日司令官本莊繁佈告 本莊於十九日上午十一時，由旅順偕其幕僚及步兵第三十

聯隊，到瀋陽，張貼佈告，略謂因北大營華軍破壞南滿鐵道，故實行出兵，擊滅舊政權，倘有妨害日軍行動，槍殺等語。

12. 瀋陽無政府狀態 日軍佔領瀋陽，各機關人員均被驅逐或逮捕，任意槍殺人民，當時遂陷於無政府狀態，商民不肯交易而逃難平津者，紛紛載途，大有爭先恐後之勢。

13. 佔領瀋陽之日軍隊號 爲第二師團之第二十九聯隊，並第十六聯隊，及後續第三十聯隊，其他多爲在鄉軍人，及在瀋韓僑等，臨時招集編成者，共約五千人。

14. 十九日，余及臧主席一再向日本領事館探詢真意，日方聲言司令官到後，方有辦法，嗣本莊到瀋，又聲言對在瀋軍政當局，不能談判，至是，則瀋陽完全歸日人宰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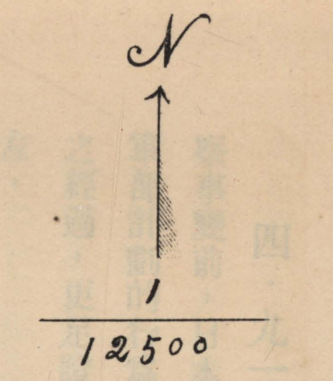
15. 九一八事變時，北大營被佔經過 (王旅長報告)，九一八夜十時許，日兵於營西北旺官屯附近降車後，車即北退，未久即聞營西南方轟然一聲，似地雷爆破之音，同時北大營西方圍牆附近，以及南方各村落即有連續之槍聲，步兵七旅以數日來，

日兵恆於夜中放槍擾亂，已非一次，故靜肅未動，未幾步兵六百二十一團之營院內，竟被多數日軍侵入，華軍因恐惹起國際交涉，故令兵士，不得擅動，兵士各持槍實彈，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羣請一戰，甚有抱槍痛哭者，揮拳擊壁者，猶能服從長官命令，不還一彈，詎意日兵入營院，卽大施慘殺，槍礮齊發，官兵受其傷害者甚多，斯時七旅旅長王以哲，正出席距營五英里之同澤俱樂部，水災救濟會中，當用電話請示方策，卽指示不得抵抗，先退出兵舍，齊集某營前大操場待命，而日軍更用機槍射擊，此時電話不通，乃退避北大營東端二台子附近集合，以觀究竟，旋見北山彈藥各庫，被彈轟炸，營內火光四起，時已至十九日上午六時，日軍更依東營垣，向我軍射擊，不得已，乃向山咀子退去，而日軍，更節節進逼，遂向東陵方向前進，於十九日上午八時，方集結於東方森林地內，檢查人員，得悉斯役，步七旅死亡官長五員，士兵夫一百四十四名，負傷官長十四員，士兵夫一百七十二名，統計傷亡官士兵夫三百三十五員，士兵夫失蹤生死不明者，四百八十三名。

附日軍攻擊北大營及華軍未抵抗退出之經過要圖

本日襲擊遼寧北營大營當時經過要圖

九十月八日午後十時三十分



附 記

↓ 日人襲出方向

× 被焚處

↓ 我軍退出方向

× 鐵路破壞點

至東陵

7B 在此地集合
向東陵退

四·九一八事變之責任者

察事變前，日本軍部之布置與挑戰行爲，事變時經過情況，任何人，均深知爲日本軍部計劃的行爲也，當然由日本政府負其全責，事變後，直迄今日，中國步步退讓之經過，更足證吾人之遵守國際公約，維護和平之不暇，何啟釁之足云，茲分別如左。

1. 中國無戰爭意思，中國水災難民數千萬，衣食待賑，正救濟之不暇，無啓外釁之可能，中央政府，改造方殷，二十年革命破壞後之建設，正待施行，全國兵工廠，除東北外，均已停工至今，張學良病臥北平協和醫院，故政府及東北首領，均無啟外戰之意志，其次，東北步兵七旅旅長，事變時，尙在商埠地之同澤俱樂部開水災救濟會中，由是得知旅長之不知此事變，倘旅長早知，當然在營指揮之也，七旅士兵，束手被殺者甚多，何日軍之死傷僅一二人，由此知爲日軍之片面攻擊，華軍未抗而退者可知，華軍平時卽力避衝突之不暇，當然無啓釁之可能，倘由華方啟釁，何毫未向日軍攻擊之耶？事變經過，及事後直迄今日，中國之退讓

，尊重國聯決議精神，益足證華軍無攻日軍之意矣，故日方宣稱華軍破壞鐵道，攻擊守備隊之爲虛僞，不言可喻矣。

2. 爆破地點，鐵路爆破地點，據日方宣稱，係爲瀋陽北柳條溝之滿鐵路之一軌道被炸壞，試思倘華人破壞，當然爆破雙軌，何僅壞其一，此可注意者一，地點適在北大營附近，倘華人欲破其鐵路者，當然向滿鐵各線多數有價值之橋梁隧道爲之，決無輕於營旁，自啟釁端，而惹起重大交涉，設有此舉，則當然覺悟其責任之重大，徹底爲攻擊之行動者明矣，何毫無抵抗而卽退去也耶？況此種地點，戰術上，戰略上毫無價值之可言者乎，同時，此地爲日本守備隊常期巡守之地，其附近並有堡壘之存在，華人之不得近接該處也明矣，故卽此一點，亦足證日軍之自行爆破鐵路也。

3. 事變前，日本守備隊於鐵路兩側，構築各個射散兵壕掩體，演習時，卽以北大營，兵工廠，奉天城之包圍爲目標。

4. 事變爲九月十八日夜之十時半，原因責任，尙在待證之中，而九月十九日朝九時

，日本軍部，竟以本莊繁名義，張貼石印之佈告，逕指爲華軍之破壞鐵路，攻擊守備隊，且謂卽行掃滅東北舊軍憲，並建設新政權之意，何事變後數小時內，日軍於多忙之中，竟得此神速之判斷，並伸述其主張，印刷張貼，令人不解，倘非事前有準備何能如此迅速，故卽由此張佈告視之，亦可證其爲計畫的行爲也。

附佈告文照片

日本軍司令官布告

為布告事照得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午後十點三十分時中華民國東北邊防軍之一隊在瀋陽西北側北大營附近爆破我南滿鐵路驅其餘威敢然襲擊日本軍守備隊是彼開始對敵行動自甘為禍首抑我南滿洲鐵道者往年日本帝國依據條約正當獲得歸屬我所有即帝國對此使他國一指尚不染然今遇民國東北軍不但敢犯之更竿頭進一步至於對帝國軍隊發槍開砲是彼東北軍自對我軍來求挑戰也明矣

輒近考察東北方面情勢對我權益頻繁起侵害行為境內到處發生侮日行動是決非一時的感情之誘因常以慣用手段蔑視國際道義狎習侮日行為者只觀東北軍權之計劃的行為外明知何物不存在任其驕勢所趨於今非膺懲之或恐有其結果不可測知者熟思敢行斯暴舉者非華國民眾彼懷抱野心一部軍權之行為也

本職夙負保護鐵路之重責者因為擁護其既得之利權確保帝國軍之威信茲方執斷然處置無敢所躊躇

夫我軍欲膺懲者彼東北軍權而已關於所有民生休戚本職最所注意苦慮特對部下已經切實諭示擁護其福利愛撫其生命仰爾東北民衆各自重無所憂安業樂居萬勿出疑懼逃逸之舉然倘有對我軍行動欲加妨害者本軍毫無所看過必出斷乎處置茲鄭重聲明此佈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大日本關東軍司令官 本庄 繁

日軍既以計畫的行之，其政府且狡然向國際宣稱僅係衝突之性質，並無戰爭之行為，故毫無違反非戰公約之事可言等語，然觀其答覆西商之索飛機交涉文中，其關東軍參謀長，竟引用陸戰法規條文，沒收東北軍新購尚未付價之飛機，於此已自認為戰爭行為，尙何詞以辯之乎？

附關東軍參謀長覆飛機商西人之文書照片

關東軍第二種

奉天軍飛行機ニ關スル件回答

九月二十三日 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

スコダ製作所出張所支配人トカケニテ

九月十九日附當軍司令官宛照會ニ係ル主題ノ件ニ就テハ當軍トシテハ奉天飛行場ニ於ケル飛行機全部ヲ凡テ一樣ニ奉天軍ノ所有ニ屬スル兵器ト認定シ陸戰ノ法規慣例ニ關スル規則第五十三條ニ依リ押收濟ニ付承知アリタレ

尚貴申出ノ如キ目的ヲ購入關係ノ如何ニ就テハ毫モ當軍ノ干與スル所ニ無之張學子良ト交渉セラレ度念為

5. 第七旅六百二十一團三營衛兵報告，九月十八日夜十時許，有日本守備隊乘壓道車於旺官屯附近降車，車即北返，此亦足證明其爲計畫的行爲也。

6. 日本各新聞記事，載有王旅長訓令記事，「日午前二時緊急集合，課目自定之」等語，指爲破壞鐵道之指令，殊不值識者一笑，其爲某日尙燒缺而未明，益足證日人之誣僞。

7. 事變時，中國榮參謀長，以電話詢問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答以候五分鐘答覆，五分鐘後更問之，要求十分鐘後再答，十分後，亦無答覆，一點鐘後，答以外交官不能制止軍人行動，並日軍決不進城，結果，則反之，其爲詭辯也明矣。

8. 爆破地點，禁止參觀，事變後，多日禁止任何人之參觀爆破地點，Henry Buxton white 氏通信記事中詳記該氏等前往被拒之經過，而華方記者，（如國聞週報記者記事，詳國聞週報第八卷第三十八期遼吉被佔紀實文內），亦有同樣之被拒，倘係華方爆破滿鐵者，日本當然歡迎招待各國人士參觀，以便爲其證明，而日本反是，則其禁止前往者，其理由安在？豈其自造之僞證，尙未完善乎？日軍謂有危

險，然華軍未抵抗，早已退至遠方，僅日兵守之，危險之意義云何，吾人不得而知矣，卽此拒絕參觀之點，亦足證其自造僞證也。

9. 十時三十分抵奉天（由長春發）之列車，按時到站，何爆破後，列車尙得安然通過乎？

10. 事變前，日本守備隊，曾購置中國軍衣二千套，用載重車運至奉天日本兵營。

11. 日本學者，公然宣講承認，爆破鐵路係日本守備隊之行爲。

a. 橫山喜三郎（帝國大學教授法學博士）十月十五日於帝大講堂，稿詳另章。

b. 中野琥逸（係奉天自治指導部，奉天市政公署最高顧問）於滿蒙獨立建國論序文中，有造今回事變之原因者，事實爲日本之所爲，毫無疑義等語。

c. 高木翔之助（日本國民外交協會書記長）於其自著之滿蒙獨立建國論自序文中，有日本軍人已將滿洲爲軍事的破壞，吾人應卽起實行建設新國家事業等語。

d. 吉野作造（日本法學博士）係前日本中央公論主筆，爲日本名士，記者友人，曾於事變後，訪問於其東京私邸，卽以事變真相，並歷陳證據，證明鐵路爆破確

係日本守備隊之行爲時，被答，此中内幕，確如貴談，然內田滿鐵總裁，已照實報告政府，同時外務省接各方外交官之報告，亦知事變爲日軍計畫的行爲也，故幣原外相，屢與南陸相，閣議衝突者，亦爲此也。

其他多數日本名士，及智識階級，多知事變係日軍之所爲，此不過僅舉其一例已耳。

12. 日人除政府以國家責任關係，詭辯不肯承認外，多數國人，均知其軍部自破其鐵道，藉爲口實，至日政府高唱之滿蒙懸案問題，更不足爲軍事佔領之口實，因日政府宣佈之五十四案，多係日本違法違約，最大者爲吉會路敷設案，一九一八年商訂合同，日要求任日人爲運輸會計兩主任，超越條約。我未允，一九二八，已修吉敦一段，我無違約，又打通，吉海，梅西，指爲有損滿鐵利益，藉口一九〇五會議錄之並行線，查一九〇八日使照會主張並行，以百華里爲兢爭範圍，而打通等路，最近者，亦在二倍以上，次爲商租權，根據一九一五年北京廢約，指「萬寶山事件，未經華方許可，強掘民田，驅殺華人」爲違約。

故日本之所謂違約案件，本無理由可言，所有相當理由，亦應以國際正當手續行之，無軍事佔領之必要，顯然違背國際公約者可知。

13. 中村事件。日本軍事密探，以黎明學會幹事，農學士中村霍太郎之日本護照，且潛入禁止旅行軍事區域，衛戍者，自有盤查監禁之權責，而中村等，竟於夜間破營脫逃，守衛兵追捕時，開槍威嚇，誤殺之，此亦為緊急時不得已之行爲。

然此事件，自華方論之，本無屈可言，為顧全兩國國交計，誠意接受日本要求，正擬正式談判時，日軍竟誣以鐵路破壞為口實，而實行軍事佔領矣。是中村事件，與此次事變無關也，明矣，即有相當要求，亦應以外交手續行之。

14. 事變後，日本官民，共同以建滿蒙獨立國，為最良機會，乃以中國賣國者為傀儡，積極組織，使脫離中華民國而獨立，以遂其吞併朝鮮之故智，由此可知事變之發生，意義重大，明示其為計畫的行爲，非一局部衝突，可知也。

15. 排日排貨問題，日本乘歐戰方殷，世界無暇為公理裁判之時，以最後通牒，強訂欲吞併中國之二十一條，其後山東出兵，引起濟南慘案，最近，更於朝鮮，指使

鮮人，慘殺華人百數十名，更肆行無忌，強佔東三省。如此尙令被侵略者，和悅親善，爲人類之所不能，故如欲停止排日行爲，須侵略者，變更其野蠻壓迫，誠意合作，方可有濟，否則倒因爲果，吾知其不可能也。

16. 日人宣唱，於滿洲曾流十萬人碧血，二十億元之投資。

關於此點，日人秦生所著之滿洲事變真相文中，亦曾論及日人之不當，吾人復爲介紹其意以代反駁，文爲日本於日請日俄兩戰役，乃爲主張正義，完成國防，不僅要求朝鮮獨立之確保，且亦爲保持和平耳，試觀日俄將戰之前，日本致俄國之通牒如次。

1. 尊重清韓兩國之獨立，及領土之保全，對於兩國之商工業，守互惠主義。
2. 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之卓越利益，日本承認俄國，有在滿洲經營鐵道之特殊權利。

等全部四條

於此可知，日本當時之要求，僅爲保存朝鮮之獨立，及日本於朝鮮有卓越利益而已

，對於滿洲固未有何等之用意也明矣。幸以戰勝之故，遂得繼承俄國在滿之利益，然亦有一定條約年限者也。

撫順煤礦，滿鐵會社等之各種事業每年純利之享有，達五六千萬元，此爲出兵當時，夢想弗及者，因彼時出兵，不過爲免除俄國之壓迫而已，今者不顧經濟利益，一味以侵略領土爲正當，危險殊多也。

歐洲大戰中比利時之國土全部，被德軍佔領數年之久，法國領土，亦大部爲德軍侵略，竟由聯合軍手所奪回，而自事後迄今，比法兩國，並未聞予聯合國以何種特殊利益，所以如此者，蓋因有正義在耳，況日與俄戰，乃爲其自己之生存，其動機及行爲，固毫無爲清國奪回滿州已失權利之意也，爲正義計，應將俄人之權利，交還中國，日本取之，已爲不義，何尙有十萬生靈二十萬投資之可言。其爲自身利，非吾人所敢深謝者也。

17. 日人宣稱滿蒙爲其生命線，此說大爲荒謬，凡稍具常識者，均可知其無耻，國際上，絕無因自己資源之不足，則定須侵略他人爲合法之理，倘公平合理之貿易則

可，強而取之，則不當，查日人常食者白米，而東省則產紅糧，此不足供其食用，並且日本平均年欠食糧不過二三百萬石，昭和六年全國農民大會，因食糧過剩，要求政府收買七百萬石，並商之中國，欲向上海廣東輸出大米，其餘而未闢之耕田尚多，但合理經營之，年尚可輸出一部，是其生存上最大問題之食糧，亦不成問題，反之，中國一九二八年，輸入大米一千二百六十五萬石，一九二九年輸入大米一千〇八十二萬石，麥粉六千四百海關兩，且滿洲並不以大米爲主要農產，因多乾田故也，日人之所謂生存線問題，令人難解也，石炭爲燃料之大宗，然日本內地石炭業，排斥滿洲煤之輸入，每年且由日本內地向中國輸出，故此亦不足爲生存線問題也，日本更唱爲其國防線，斯則固有相當價值，然未聞國際間，有此怪論，以他國之領土，爲自國之國防線，荒謬已極，同時滿洲爲中國東北屏障，於國防上極關重要，焉能充敵之用，以常識衡之，知其無理也，故爲此等唱說，而爲侵略滿洲之行動，任何人者，知其不可也，此更不足爲事變之原因矣。

18. 以上略記諸節，足證日人所謂此次事變之遠因者，毫無思考之餘地，然日人所謂

近因之由於破壞鐵道而起紛爭者，更足證日人之自欺欺人，察其事前之布置與挑戰行爲及其經過，便可知矣，故事變之責任，應由日本負之，勿待言也。

五. 九一八事變西人及日人學者之觀察

1. 西人觀察

“It is also unnecessary to argue whether the strip of railway track near the North Barracks outside Mukden was really blown up by Chinese soldiers. The Japanese say it was; they have photographs, debris of the sleeper and a Chinese uniform to prove their point. Others wag their heads. The driver of the No. 14 Up-train from Changchun knows that he got into Mukden on time at 22:30 and that he passed over the damaged track—slowing down in obedience to emergency fog signals—about ten minutes after the explosion, his train tilting gently to the left as it gingerly made its way over the spot. Yet he was able to spurt and so preserve intact his record for punctuality on which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is properly and notably insistent. It is a habit according with that orderliness which marks the demeanour of the stations on the line and the stiffness of the staff's attitude of attention until the departing train has vanished into middle distance.”

“.....First there was the move of the Japanese troops on the first alarm. It wa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the best defence was attack. So, with machine-like precision, vital points were seized.....”

“.....Chang Hai Peng, encouraged by the Japanese, marched to attack the Heilungkiang troops. The last-named drove the Taonan warrior and his men back like sheep.....”

“.....This gave rise to the Japanese advance up the line to the North of Nonni River and the operations in that area close to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It is plain that the explosion of the Railway line on September 18—whatever its origin—was the equivalent of the pressing of a button and the whole elaborate scheme came into operation as by clerk-work. Such a scheme could not be improvised in a moment.....”

quoted from “The Manchurian Medley”

by Edwin Haward.

“The Japanese claim that Chinese wrecked a bit of their railway line and that they were forced to take strong measure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writer adds, “we know that a train passed over the so-called damaged track, as a friend of ours was at the station meeting someone, and the train was up to time. No one imagines for a minute that the damage was serious, or that it was done by Chinese. Japan has been waiting for an excuse to seize all Manchuria, and it was easy to stage this drama. During the next few days there was a wild exodus from Mukden, and all the wealthy officials just stampeded. At the Chinese station was a seething, struggling mob, climbing on the tops of trains when they were full inside.”

Quoted from the “London Times” dated Dec. 31, 1931, and reprinted in the “Peking & Tientsin Times” Feb. 4, 1932, under the heading of “MUKDEN UNDER THE JAPANESE—a deserted place.”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present impasse began with the order of Marshal Chang Hsueh-liang on Dec. 29, 1928, to fly the Kuomintang national flag over official buildings in Manchuria, signaling that henceforth Manchuria policies would be in harmony with those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t Nanking. The Japanese

thus found themselves confronted with an increasingly unfavorable situation. Not only were their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being thwarted but they commenced to suffer a decline in profits through the increasing competition of the Chinese-controlled Manchurian railway system. In June, 1931, the dividends of the S. M. R. were reported to have been reduced from 11 to 8 per cent." from "Current History" page 508

"For year the civil and military arm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ve struggled for the control of foreign policy. Since 1922 the balance has tended slightly toward civilian control, especially since the advent to power of the Minseito Government under Prime Minister Hamaguchi in July, 1929. Through his liberal leadership the navy, at the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was martyrdom. He was shot and fatally wounded by a nationalist fanatic. The army men, for seeing a similar setback at the forthcoming disarmament conference and faced with an immediate demand for retrenchment for budgetary reasons, began to grow restive.

"A forward step was taken in bringing about the resignation of General Ugaki as Minister of War and the installation of their "strong man", General Minami."

“At this juncture the issues in Manchuria reached an acute stage. In June the general staff decided to obtain approval for increasing the Korean garrison from two to three divisions. Early in July they took steps to increase the garrison in Manchuria. The Wanpaoshan affair played directly into their hands. Finally, on August 4, at a conference of divisional commanders, General Minami, Minister for War, spoke of the dangers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urge an increase of the garrisons in Korea and Manchuria and condemned the advocates of disarmament as” “blind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and guilty of propaganda inimical to the army and the State.” His words received wide publicity. The Cabinet retracted with him for his indiscreet statements, which jeopardized the attempts of the Foreign Office to settle the issues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 The General, however, knowing that his resignation meant the fall of the Cabinet and resting secure in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direct appeal to the throne, remained obdurate.

“All that the militarists now needed was an aroused nation demanding a strong policy in China’s three eastern provinces. With the publication on Aug. 17 of the news that a certain Captain Nakamura had been murdered by Chinese soldiers in

Manchuria while travelling under a Chinese passport, a simple, colorful incident was at hand to arouse popular passions. The murder apparently occurred on June 27, but it was some time before the news reached Japan. Even then its publication was suppressed by the Foreign Office because of the delicac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Upon investigatio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Nakamura had traveled under a Chinese passport, as an educator, and in civilian clothing. The Japanese War Office, however, discovering that he was a Captain, insisted upon the publication of that fact. For some weeks a struggle ensued between the two arms of the Government, the Foreign Office insisting upon publication of the news as the assassination of Mr. Nakamura, an educator. Finally the War Office released the account according to its own interpretation. From that time the "War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public grew apace.

"At a mass meeting of 300 military reserve officers at Mara on Aug. 31, resolutions were passed favoring a strong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and expressing opposition to disarmament. Further, it was decided to propagandize these views. Early in September, General Minami, at a dinner of 500 reserve officers, voiced his opposition to disarmament and budgetary reduction, urging his listeners to disseminate national

defense ideas and to demand a strong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By September 10 a large section of the House of Peers and even certain numbers of the Min-seito, or government party, were opposed to Foreign Office's conciliatory policy, while the jingo press was rapidly swinging the public into line.

“On Sept. 15 General Honjo mobilized the forces of Kwantung garrison and awaited only a fresh excuse to commence action—the Nakamura episode was about to be settled diplomatically. The militarists discovered the pretext in the alleged blowing up of a section of the S. M. R. tracks by Chinese soldiers at Peitaying, near Mukden. With a swiftness and efficiency that revealed carefully laid plans the Japanese forces set about, on Sept. 18, to disarm or disperse Chang Hsueh-liang's forces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secondly, to assis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Manchurian regime which would be independent of Nanking and “friendly” to Japan's expanding interests in South Manchuria and Inner Mongolia and with which the government could negotiate successfully for the settlement of some 300 alleged disputed cases.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in carrying out their policy brought about and actual, if not a technical, state of war. They flouted pledges made their government as

signatory to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the Kellogg Pact and the Nine-power Treaty. Though confronted by a intensely aroused public opinion demanding retaliation, the Nanking Government decided to seek an amicable settlement by appealing to the signatories of the Paris Pact and invoking Article XI of the League covenant. As a result the Manchurian crisis was elevated from the plane of a local conflict to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quoted from the "Current History, Jan. 1932"

Page 509 to 510

2. 日人學者之論調

題爲滿洲問題國際化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法學博士橫田喜三郎，自滿洲事件發生後，彼在東京帝大公開講演並載其稿於帝大新聞，主張應即撤兵，服從國際調查，及錦州事件發生，日政府知其無理，但軍部暴橫，莫可如何，特派白川法學博士會同軍部大員藉慰問軍士之名，往滿洲視查，指示軍人，戒勿亂動，白川未動身前，招集法界學者，交換意見，橫田係被邀請之一，故橫田之地位，在學界及法界，均頗重要，（記者按據聞因軍部反對此事，故白川其後，並未成行）今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發行滿洲事件演說會，出席演說者皆爲當代名士，政界鉅子，且與滿洲事件有直接之關係，橫田亦爲其中之士，所演說之人多謾罵中國，極主侵略，其誣造事實，以欺其國人，惟橫田持大公無私之態度，作較深刻之批評，對鐵路問題，鮮民問題，亦責日人過分要求，聽衆莫不心悅誠服，其言更爲公正，且爲親口說出，題爲滿洲問題國際化，時間是十月十五日，地點在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茲從筆記中，譯成中文，以餉

閱者，其詞如下。

前日森（政友會幹部人物），建川（參謀本部第一課課長），中野（民政黨現任遞信省次官），諸先生演說滿洲事件，彼等或以當事者之地位，或以律師之見解而言，此可稱爲政治家，亦可名爲侵略家積極之言論，在日本之立場上論之，乃一最好之事也。

我對於滿洲問題，以第三者地位，裁判官之態度，作公正之說明，諸君聽之，或視爲無味，或有不快之感，故在先聲明。

依報章之記載，而爲研究滿洲事件之根據，則不能不令人有懷疑之點。

當事者之軍部，以此次事件，是局部的問題，而聯盟與美國，視爲嚴重，稍露干涉面目，則軍部非公式拒絕反對第三者干涉，就此種情形觀察，則此問題，已成爲國際化。

在未說明此問題已成國際化之前，先將滿洲事件發生之事實，向諸君申叙之。中國破壞鐵路，設若是確實事實，日本軍隊加於反擊，此爲自衛權之行使，進

而追擊軍隊，佔領北大營，亦可以自衛言之，然攻擊北大營同時，開始攻擊遼寧，則可真謂自衛乎。

中日衝突發生，基於鐵路之破壞，據確實消息，所破壞之鐵道，不過二米突，其時間爲九月十八日下午十點三十分，僅有六時半之時間，其佔領地點，北抵寬城子，（十九日午前四十四分）南至營口（同日五時）此果爲自衛權乎，然有一事，須注意者，中國之全然無抵抗主義，凡我佔領之地，並未經過戰爭，後以吉林形勢險惡，二十一日，軍部以獨斷之態度，調動朝鮮軍隊，出兵吉林，該日夕刊記載，一舉而得吉林，蓋吉林之軍隊，亦無戰意也，當日閣議，陸相要求出兵，外相反對，經閣議決，反對出兵，而朝鮮軍隊仍然出動，此種動作，未免太過於離奇敏速。

聯盟因此次事件受非常之刺戟，於十九日開非常理事會，二十二日該會決定勸告中日兩國，（一）防止事件擴大。（二）在可能內速即撤兵。

就此事論之，聯盟是否應該干涉，據聯盟十一條之規定，「有戰爭或戰爭威脅之時，爲擁護和平聯盟應以適當有效之方法處置之。」

滿洲事件若以是戰爭行爲，頗是疑問，然最低限度，可爲戰爭的威脅。

我並不是說此次滿洲事件，日本人民有戰爭意思，至少日本人民無絲毫戰爭之意念，但是戰爭發生，多由於先有軍事上衝突，而後在不知不覺中，成爲非戰不可之勢，於是引起戰爭，當起初時，大多是未含有戰爭意念，此次滿洲事件，是一國之軍隊，侵入他國領土，則此種事情，當非簡單，其發生，亦不容易。

故就此次滿洲事件之情形觀察，確含有戰爭威脅之性質。

其理，由日本方面言之

假使日本是行使自衛權，應先有勸告之必要，故從此點觀察，完全不是出於自衛。

上面業已講過，日本軍隊，在六時半時間以內，自營口至吉林，及滿鐵沿線各重要地方，完全佔領如此之迅速迫急。設非使用威脅之兵力，何成如此之事實，且在滿洲事件未發生以前，日本軍從金州向奉天移動，稱爲演習，適時，遼寧忽然發生此次事件，此種情形，蛛絲馬跡，不無可尋，則日軍之行動，誠可稱爲敏速銳感。

哉？

關東軍以吉林惡化，由朝鮮出兵吉林，則將吉林佔領，但是在滿洲勢力外之哈爾濱，形勢險惡，僑民恐慌，且日本軍隊離該地甚遠，其情形嚴重有發生危險之可能性，恐較吉林爲甚，何不出兵，豈不令人懷疑乎？

要之，佔領北大營乃至遼寧省，此種行動，稱爲自衛行動，實在勉強，是完全越過自衛權範圍。

或以此次佔領遼吉，乃先發制人，以全自衛，實非得已，蓋中國軍隊在遼吉者，有二十二萬，而日本軍隊，將從朝鮮調往遼吉之四千兵士，及在滿駐軍統計之，不過一萬四千人，衆寡相差懸殊，日本爲自衛計，不得不先發制之，佔領遼吉，然此說，似覺有理，而細察，則知其非爲先發制人，而蹂躪國際公法，未免失當，在歐洲大戰前，德國有此行爲，在歐戰後，則無此例，故在法律上，是認爲戰爭行爲，聯盟爲防止擴大，當有提出討論之必要，此事理所當然也。

日本接國際聯盟勸告後，政府受軍部之壓制，在事實上，是未防止擴大。

再其次就國聯勸告第二點之撤兵言之。

在兩軍對立時，有衝突之危險，爲確保和平，而最適當有效之方法，是無疑義的以撤兵爲最好，現在日本軍隊，駐於南滿鐵路附屬地以外，朝鮮軍隊亦出動滿洲，爲確保和平，當然要將已越過駐軍權地點之軍隊，應全數撤回，此爲當然之措置。總之，根據聯盟勸告，及其勸告之內容，完全正當，並無越權行爲，及不正當之干涉。

日本接收聯盟勸告，在形式，是自發的與國聯取同一之處置，業已宣言，美國在九月三十日，亦對日軍發出勸告，其內容，一，防止滿洲事件之擴大，二，日本不得利用中國之現勢，取得特殊利益，美國勸告第二點，是根據華盛頓九國條約第一條第四項，「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之權利」此乃當然，日本亦完全接受，九月三十日，日本對聯盟回答，有二點。

一·日本以適當之手段，防止擴大，二·在滿洲日人之生命財產，得確適之保障後

，即撤兵，

當聯盟閉會前，此爲日本天皇之誓言，今就以上二點論之，已實行否，關於第一點，不但未防止擴大，且在十四日，日軍飛機·爆炸錦州，此種行爲，是顯然干涉中國內政之表示·

軍部尙以爲是自衛權之行使，是出於不得已，因日本對於錦州之中國軍隊，感覺威脅，派偵察飛機，往錦州偵察，遭中國射擊，事出意外，不得不擲爆彈·

但是，在錦州事件，未發生以前，日本軍部主張，一，以斷然手段，排除張學良一派之惡政權，二，絕對否認錦州政府·

並在錦州空中，發表宣言雖經軍部否認，事實如何，尙不可得而知，（記者按此事確實，日本亦不否認矣）

此空中擲彈行爲，是完全干涉中國內政，破壞國際法·

僅以飛行機在錦州飛旋一事而論，亦是嚴重問題·

今年橫斷太平洋成功之美國人寒鐸，僕恩河，二人，在今年夏際，於日本領土

內，空中飛行，照攝要塞影片，日本全國，大爲騷動，以其侵犯日本自主權，罰金二千零五十元，方算了事。

錦州，離南滿鐵路甚爲遼遠，時派飛行機前往偵察，此乃侵犯中國自主權，況以爆彈擲擊，更爲違反國際法，縱令日本飛機，是爲偵察而飛往錦州，遭中國軍隊之襲擊，應當逃去，而不應當擲彈，且依英國代表，在國聯報告，中國軍隊在錦州，並未設高射砲，亦未對日本飛機襲擊。

是滿洲事件，逐漸擴大，國聯以日本政府，已失去統制日本在滿軍隊之能力，以致發生爆擊錦州事件，故法外長白里安在國聯理事會席上，說日本政府，以錦州事件，是由於排日而引起，頗不以爲然，實際者，是日本違反前約。

實行撤兵問題，芳澤大使，在國聯聲明，使用兵力，是行使自衛權，撤兵無問題，但至今，尙未履行前約，並有解決一切懸案，爲先決問題之傾向，國聯爲此，特於十月十三日召集國聯理事會。

日本有大多數人，主張以滿蒙關係日本生存甚鉅，爲擁護生存權，故對滿洲問

題，決不能退步，可是爲生存權，只以用兵爲上策乎？此不解而自明矣。

軍部，以滿洲在國防上甚爲重要，不得不占爲己有，循是理言之，滿洲在日本軍事上，固甚重要，而中國全部，於日本軍事上，亦有相當重要，則亦取而代之乎？果如此，石炭在軍事上占重要之地位，則法國塞爾之炭礦，日本亦必須占領，天下寧有斯理耶？

日本以滿洲事件，是局部問題，斷然拒絕國聯干涉，從以前之事實觀察，滿洲事件，亦非局部的，縱令當事者言之有理，而在事實上，國聯已解決之案件不少類似滿洲事件者，例如波爾維亞，巴拉圭衝突事件，國聯斷然解決，則此滿洲事件，又何能爲其例外也。

有以此次滿洲事件之發生，是由於中國不解決一切懸案，及不履行條約之所致，然吾人就實際情形論之，果如斯乎，抑非然耶？

(一) 鐵路問題，日本以中國建築打通綫與南滿鐵路並行，是違反條約，而實際上，則不如斯，滿鐵綫，與打通綫，相隔百英里，並非平行，若以打通綫與滿鐵路

是平行，則無異於日本東海道綫，與中央線是並行，故此理不通。

(二)鮮民問題，鮮農有種稻之技術，中國人在初頗表歡迎，迨後，日本不許鮮人歸化中國，故雖已歸化之鮮人，而日本人仍以鮮人作爲日本人看待，中鮮人民間，發生糾紛，鮮人則報告日警，借日警之力，壓迫中國人，則日華日漸不融，及至最近，日人特別應袒護鮮民，故發生之許多糾紛問題。

中國官吏，對於鮮民，並不是特別壓迫，其對中國人民，也是一樣壓迫，故在滿洲鮮民，所受之壓迫，決不如中國人民所受其官吏壓迫之甚也。

設日本不如其宣言所言，決不撤兵，國聯應如何措置，此問題須有相當之注意，據國聯規約第十六條。

「國聯會員國，對於被侵略國，自動的予以經濟上之援助，同時對於侵略國，實行經濟封鎖」。

例如阿爾巴尼亞，與希臘發生衝突，國聯派委員前往調查對方當事國，勸告撤兵，而意國之委員。爲阿爾巴尼亞人殺死，於是意國出兵，占領其長年垂涎之加

弗Carlu 島，國聯卽出而干涉，以後意國撤兵，完全解決，自此後，意國軍人，再不敢輕於用兵，故歐戰後，與歐戰前之情形，完全不同，軍人不可不注意也。

又如一千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希臘與葡萄牙因國境問題，發生惡感，希臘對於葡萄牙施以夜襲，且於十月二十四日下總攻擊令，葡萄牙於二十三日訴之國聯，國聯於數日內，隨將雙方軍事行動終止，並勸告撤兵，二十五日，理事會令葡萄牙代表說明此次是非時，法外長白里安，卽起而發言，中止該代表報告，卽提出質問，謂「國聯勸告雙方當事之事，已實行否，設未實行，須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雙方當事國各發撤退軍隊命令，在六十小時以內，撤兵完結。」

斯時國聯卽組織調查委員會，監彼撤兵後，雙方於二十七日完全撤兵，此事乃圓滿解決，國聯對於滿洲事件，不取類似葡萄牙與希臘衝突時態度者，或由日本爲一強國，在國聯有相當之地位，故未取此正當之辦法。

日人多以國聯不明瞭滿洲情形，謂芳澤在國聯理事會演說日本立場，其詞有五頁之長，教示出席國聯各代表，然未免淺薄，其實，國聯對於滿洲內容，知之頗

詳，所以躊躇者，因日未在國際上，有相當之地位耳，現多以解決滿洲問題，須舉國一致，則可獲健全解決結果，今政府與軍部處對立之地位，與大戰後之法國相似，日本將來難免不有法國大戰後所成之狀態，事實勝過雄辯，言論應當自由，故余以第三者地位演說，只顧及事實與真理，故仍放言，此乃真爲健全的自由，

六·九一八事變之西人新聞輿論(國名先後以字母順序)

美國

New York Times 報

九月二十四日，調停國際問題之要件，第一爲防事件之進展，第二爲使兩國恢復事變以前之狀態，

World Telegram 報

九月二十二日，於今回之事件，中國雖已採無抵抗主義，而日本之政策，爲近代之極惡者，犯侵略的征服戰爭之罪，且明明侵犯不戰條約者也，

爲牽制日本計，美國與列國協同，或單獨的，應令日本撤兵，並負賠償之責，倘日本拒絕時，定以日本爲侵略者，強制的，以經濟，金融排貨等，之經濟絕交，應付之可耳，

New York Evening Post 報

九月二十二日，日本尙爲中世紀之東洋人，乘西洋諸國，正救濟最古最偉大之國人

時，而實行軍事的 Coup d'état (苦迭打)，由中國盜取奉天，其狡猾，其奸惡，其絕無國際信義，完全表現其爲支配舊日本之野蠻酋長之特質，對此西洋諸國，將何爲乎？除用微力之國聯，及 Kellogg 條約使日本反省外，別無他策，而世界將負新戰爭之重荷，因世界正當疲弊之時，我等不得不希望日本之讓步也，

十月十日，載美國干涉他國之戰爭，態度已決乎？果有不辭戰爭之覺悟乎？國務院尙思以毫不解事之日本軍閥爲交涉對方乎？一方美海軍何故尙圖縮小？豈欲縮小防禦日本攻擊菲律賓濱檀香山之唯一手段之海軍乎，然無論如何狡猾且半野蠻的日本軍人，乘虛侵佔滿洲之件，吾人不能默過者也。

加拿大

Globe 報

九月三十日，論滿洲之獨立，奉天僞政府樹立運動，使滿洲危機達於高潮，奉天現完全在日本官憲支配下，故驅逐張學良運動，係受日本政府之指示，同時此種運動，愈使中國之憤怒激烈，因中國，熟知滿洲獨立，係日本併吞滿蒙之使命也，

英國

倫敦泰晤士報 (The London Times)

九月二十四日載，據天津泰晤士報記者赴奉天實地調查之結果，得悉本件爲日本豫定計畫之陰謀政策，日本軍隊以中村事件，可得平和解決，但其他懸案之解決，尙非容易，遂一舉而實行其豫定計畫者也，

十月十六日載，美國之參加雖有贊否兩論，然其官民之希望中日紛爭平和解決，則與聯盟同感，目下緊急問題，爲國家間之紛爭，係以仲裁及司法的方法，抑或用武力解決，卽係用新式或舊式外交之分岐點，將來世界之安定，將視此回答如何，而定矣，

日本政府對於中國，固有數多之苦情，然其軍隊，占領滿洲各地，更行爆擊，而日本政府，不謹公式否認此顯然之戰爭行爲，同時並以保障占領之方式，以有利之地位，迫與中國直接交涉者，完全未出舊式外交一步，如在十九世紀，則此法尙屢可成功，最近之聯盟外交，則完全相反，且違反不戰條約者，殊爲明瞭，倘聯盟解決

失敗，則其權威之失墜，自不待言，而其基礎當亦蒙非常之損害也，

Manchester Guardian 報

十月七日，標題爲「聯盟應活動矣」，

聯盟未能固執派遣中立國調查委員案，實爲失敗，今回事件，日本有和戰兩派，後者之得勢，已爲明瞭，聯盟之日本代表，已聲明滿洲占領，並非地方問題，故可知爲其慎重企圖之計畫的行動也，

十月十日，聯盟應作斷然的措置，早一日再開理事會，甚合時宜，希聯盟以常識之立場善處之，

占領較英本國，尙爲廣大之地域，如日本所言，不能以地方的事件處理者。適足証日本軍隊之行動純爲計劃的行動也，日本攻錦州，非戰爭而何？日本向理事會通告，排日，排日貨，係一種敵對行爲，然中國全然持受動的態度，隱忍自重者，實爲不能隱蔽之事實，

法國

十月九日，事件之原因判斷，暫行擱置，日本今回之行動，係計畫的欲收滿洲於手中，日本雖自稱有正當理由之根據，然其擾亂和平，不尊重國際公約者，亦爲事實，

Tems 報

九月十九日事變之發端，雖未判明爲日華之何方，但徵其後之發展，得悉爲日本側充分計畫的行爲也，

意大利

「各新聞多有記載，」十月十九日各報記事，爲東北政府所在地錦州，日本飛行機十二架，投下爆彈三十七個，損害甚大，日本軍司令官，以右政府之存在，有害平和秩序之理由，決行攻擊者，如係事實，則示吾人以日本軍部不服從其政府，而軍部與政府無關，任意使事態擴大者歟？

Tevere 報

九月二十一日美國視此事件，尙未侵害不戰條約，如斯，則不戰條約，將爲無用之

贅物矣，因本件，實爲戰爭行爲，故也。

德國

Vorwärts 報

九月二十五日，論日本之出兵，爲帝國主義之強盜行爲。

Allgemeine 報

九月二十四日社論，日內瓦中國代表之盡瘁狂呼，其態度殊堪激賞，爲世界平和，利用聯盟者之好模範也。

日本包藏吞併滿洲之野心耶？日本政府，雖言不使事態擴大，然其奈軍部何？

Vossische Zeitung 報

載今回日本行動之原因，不在中村事件，亦不在鐵路爆破，乃係日本政府與參謀本部，軍令部等，全然無關係而組織之者。

俄國

Uzbekla 報

九月二十五日日本帝國主義，欲以合法自衛權說明之，但奪他國之領土，侵佔其鐵路，強搶銀行之現金，將以何法說明之耶？

瑞士國

Journal de Geneve 報

九月二十四日社論，本件不僅關係極東局勢，實爲世界平和及國聯存亡之關頭，較先年之「口路夫」問題，深爲重大，日本之行動乃侵略之行爲，確侵害華盛頓條約，不戰條約，及聯盟規約者也，較究事相之真因尙有重要者，厥爲聯盟之存在及信用，並應考慮軍縮會議希望聯盟之斷然活動也。

九月三十日夕刊，聯盟已防止大戰之勃發矣，倘日本軍因此次事件得駐軍滿洲時，則聯盟之安全保障及軍縮之一切政策，必歸失敗，影響歐洲之結果，將有不可測者矣。

外國在華之新聞

Shanghai Evening post

九月二十一日中國取無抵抗主義實爲賢明，日本之計畫行動業已數年，更鑑於中國破壞鐵路不能證實之點，使研究日本之對滿政策者，得悉保護鐵路之口實純爲捏造，日本今次之舉，正示日本政府無統制軍部之力，其彌縫現狀及違反不戰條約者明矣，日本之行動，係計畫的，毫無疑問。

九月二十四日聯盟或以無條件，要求日本撤兵，屆時日本不服，脫退聯盟，聯盟威力減墜，同時暴露對大國之無力也。

九月二十五日日本占領奉天，解除華軍武裝，管理附屬地以外之交通機關，以爲自衛行爲，則牽強附會太甚矣，依南陸相之言行，似係基於未知世有不戰條約者，因此日本欲避不戰條約之責任，則不可能也。

京津 Times 報

九月二十三日主筆巴內爾氏視察奉天歸來後作論如次

鐵路爆破之音，非日本軍遂行豫定計畫之信號而何？然事已至此，實基因吾人曾警告奉天當局之對日誤謬政策之故也。

九月三十日載，日本軍閥，乘列國埋頭於內政，無暇干與之時，當初計畫永久軍事占領滿洲，後驚於國聯及美國之干涉，急變爲滿蒙獨立計畫，依此思行侵略中國領土，然居住滿蒙之華人，絕無贊成由本國分離者，假令，一時由日本軍之壓迫而爲獨立運動，如斯之獨立政府，旋瞬卽將顛覆者，必矣。

Evening Post. 報

九月二十八日，日本於其軍事佔領地方，不能回避其維持治安之責任，匪賊之襲擊北寧列車，因華軍警被繳械之今日，其責任當然屬之日本也，九月三十日，報載，日本聲明，事態平穩，則撤軍隊至附屬地內，然日本飛機之襲擊北寧列車豈非反乎招來平穩事態而行之者乎？

Leader 報九月三十日載
Herald 報十月四日載

Henry buxton white 氏通信，記者於九月二十三日面會森島領事，告以希望視察爆破現地，該領事竟婉辭拒絕，謂爆破地點，已修理完竣，無可視者，又白田少校

(major wusuta) 亦爲同樣說明，記者更請其發行現地通行證，答以無其權限，並謂現場附近不安，數日後安定時，再爲導引等情，右兩氏之態度，雖爲別論，然事件後亘於相當期間，無論何人，不許視察現地之點，及爆破之狀態，無一人目視之事實，爆破後即時修理完成，毫未妨碍列車之運轉之公表，與日本側之聲明相對照，令人抱有重大之疑惑，記者不僅未得何等爆破之證據，並未遇一人信有此爆破也。

七·中國不抵抗之意義

現今世界各國，莫不趨勢和平，以謀人類福綏之增進，故和平者，實爲達人生理想樂園之唯一途徑，試觀歐洲大戰之結果戰敗國之損失，姑置勿論，戰勝者之悲哀，又烏可輕視，列國有見於此，爲謀人類理想之和平，乃有國際聯盟，及不戰條約之締結，中華民國，因革命運動，繼續二十年之變亂，方今底定國基，正思和平建設，普及文化，冀與各文明先進齊趨，不幸長江洪水爲災，數千萬難民待拯之時，各友邦，均爭先救濟之不暇，而日本竟樂災幸禍，乘人之危，爲人道之所不容，文明國所不能思及之野蠻手段，未半日強佔遠亘千里要埠，吾人初以其係挑釁行爲，未與之較，後知其強佔各地，野心明露，然以酷愛和平，不欲訴之武力，竟天賦之自衛權，亦未行使，聽其所欲爲者，因知世之有國際聯盟，不戰條約，九國公約，足以保障之故耳，故我國當時朝野雖憤怒萬分，尙力持鎮靜，決由和平手段，訴之國聯者也，此非他，因吾人相信，前記數約，當然足爲吾人保障，故寧捨武力而不用，酷愛和平，尊重公約之精神，使之然耳。

八·九一八後日本之暴行與樹立新政權之企圖

1 九一八日本之暴行

日本不惜違反國聯公法，破壞非戰公約，竟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出兵佔領我瀋陽，同時安東，營口，長春，各名勝相繼失陷，自瀋案發生後，日人暴行，有加無已，九月二十一日佔我吉林，十月八日炸我錦縣，十一月十八日佔我卜奎，瀋陽之兵工廠航空處被其佔據，各地之軍政文化各機關，被其摧毀，更製造土匪凌印清等，破壞地方治安，擅用飛機，轟炸北寧鐵路，及各城鎮，擾亂天津，進犯上海，至於姦污民婦女生，屠殺活埋青年學子，此不可勝數，日軍之獸行，實爲世界各國者罕見，而日人以此猶爲未足也，更千方百計，聳恿所謂新政權之實現。

附暴行照片

八、北平日本之暴行與樹立碑如圖之全圖

被日軍炮擊之北平營營舍之一部



部一之舍營營大北之燬炮軍日被



部 一 之 器 兵 軍 北 東 之 奪 劫 軍 日 被



2. 九一八事變後日人嗾使樹立新政權之企圖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一再向世界聲明，謂日本在滿洲並無領土野心，其自欺欺人之語，世人寧能盡信耶？此次日本預定計畫第一步於軍事佔領狀態之下，收買東北漢奸，滿清餘孽，煽動獨立，組織日人庇護下之地方政府，建設滿蒙新國家，所謂樹立新政權者，欲使東北永遠與中華民國脫離關係也，如初則誘買遼寧之袁金鎧于冲漢趙欣伯丁鑑修等，組織地方維持會，吉林之熙洽組織長官公署，哈爾濱之張景惠組織地方維持會，繼則利用溥儀溥偉，由天津挾至瀋陽，監禁旅順大連，擬使之組織滿蒙獨立國，最後更威脅臧式毅出任奉天省長，自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地軍政官署，皆由日軍部置日人顧問若干，操總一切行政權，華人官吏無非傀儡耳，強姦民意，捏稱中國人民自動行爲，以期掩盡世界人之耳目，第二步，在日人委任統治下之新政權成立後，日人在東北自必爲所欲爲，師倂吞朝鮮之方法，以倂吞東北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26008

勘 誤 表

六十七	五十							四十九	廿七	廿六	十四	五	頁數
九	一	十	五	四	四	三	三	三	六	三	七	十一	行數
十七	十一							六	十七	廿七	廿九字下	三十三	字數
總	未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	五	千	請	霍		譯	誤
縱	本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	二	九	清	震	漏飯字	課	正

